

最是橙黄橘绿时

诗词歌赋

橘子大概是水果里比较特别的一个——别的果子进了诗文,无非是好吃好看,它却被赋予了品格。《晏子春秋》里那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让不少人知晓橘子原是南方的物产。而真正把橘子的品格写进文化血脉里的,是屈原。

两千多年前,屈原曾在《九章·橘颂》中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他不写橘子的甜,也不写它的颜色,偏写它的“不迁”——只认南国这片土地,换了地方便不成其为橘。这哪里是在说一棵树?分明是在说自己。这位楚国大夫借橘言志,将橘树视为自己“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尘埃乎”的风骨映照。橘子大概是水果里唯一能和松、柏、菊、竹这些花木相提并论的,从屈原起就入了诗人们的精神谱系。

屈原之后,咏橘的传统在唐诗里延续了下来。张九龄有一首《感遇》,开篇即是“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他写的是橘,说的也是自己——被贬到南方,遭际如同那棵丹橘,虽处

僻远却不肯凋零。张九龄当时谪居荆州,正是屈原故国的郢都,也是著名的产橘区。从屈原到张九龄,都爱橘子,也都把橘子的“不迁”当作了自己的“不迁”。唐人李峤亦有《橘》诗云:“万里盘根植,千株布叶繁。既荣潘子赋,方重陆生言。”——橘树能得潘岳作赋,又因陆绩怀橘的典故而更添分量。

说到陆绩怀橘,那是一个六岁



图片由AI生成

孩子的故事。据《三国志》记载,陆绩六岁时在九江见袁术,袁术拿橘子给他吃,他悄悄揣了三个在怀里。告辞时橘子滚落在地,袁术问他缘故,他说:“欲归遗母。”一颗橘子,从孩子的手里揣进怀里,揣着的是一份孝心。后来“陆氏橘”“怀橘”便成了孝亲的典故,譬如唐人岑参就曾在诗中写道“仍怀陆氏橘,归献老亲尝”,诗僧齐己也在诗句“洪崖遣后名何远,陆绩怀来事

更长”中引用过这则感人的事迹。

到了宋代,咏橘的风气更盛。苏轼曾写《赠刘景文》:“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在他看来,橘熟的季节不是萧瑟,而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光景。他还写过一首《浣溪沙·咏橘》,形容橘皮剥开那一刻:“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破开橘皮,芳香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结句更是神来之笔:“吴姬三日手犹香。”——剥过橘子的手,三天之后还留着香味。苏轼一生好种柑橘、喜写相关诗词文赋,还以柑橘酿酒交友。他的传世书法《洞庭春色赋》,写的就是以黄柑酿酒的雅事。

杜甫也写过橘子。他在夔州写下“此邦千树橘”,在梓州写过“秋日野亭千橘香”,甚至专门作《甘园》诗记载“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顷园”。在他眼中,“丹橘黄甘北地无”——北地见不到这样金黄的橘子。但杜甫也写过《病橘》:“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借进贡病橘之事,揭露统治者加重百姓赋役的现实。橘子在他笔下,既是甘甜的,也是苦涩的。

有趣的是,杜甫还曾因橘子闹

过一个“乌龙”。他曾在《放船》一诗中写道:“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顺流而下,远远望见两岸果实累累、一片明黄,以为是橘柚。后来南宋楼钥与人谈及此事,一位蜀地人士说:那其实是花桺,一种柿子。老杜眼花,把柿子当成了橘子。但这又何妨呢?“黄知橘柚来”五个字,已然把舟行迅捷、两岸秋色写得如在眼前。误认的,是果子;写出的,却是好诗。

到了民国,橘子还在很多名家的散文里出现过。李广田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因战时拮据,无钱给女儿买玩具,便带她去城郊的橘林玩耍。后来他写下散文《到橘子林去》,女儿说:“爸爸,你领我去看橘子林吧,橘子熟了,满树上金黄的橘子。”这篇散文后来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名篇。沈从文在《长河》中也写过橘子:“树不甚高,终年绿叶浓翠。九月降霜后,缀系在枝头间果实,被严霜侵染,丹朱明黄,耀人眼目。”两千年前屈原乘船溯沅水而上,或许也见过这样的橘林。

两千多年下来,橘子在诗文里藏了一重又一重心意。它是不肯易地生长的风骨,是揣在怀里的孝心,是霜后枝头的明黄,也是留在记忆里的清甜。随手剥开一瓣,漫开都是旧时光里的烟火与人情。

文/孤舟

好雨,润物,细无声——“淑章谈古诗词”

古诗文的教学是小学语文许多一线教师的短板。究其原因,一是许多老师缺乏对古诗文阅读的兴趣;二是不少教师对相关知识的积累不足,对古诗文的认识比较肤浅。

《北方新报》开辟的“淑章谈古诗词”专栏,对呼和浩特市的小学语文教师而言,就如甘露一般,为古诗词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为古诗词阅读推开了一扇窗。

读“淑章谈古诗词”,老师们仿佛与李教授面对面,听他讲历史,讲诗人的创作历程,讲诗人是怎样写诗的。在李教授的带领下,老师跃入时光的隧道,去寻访诗人,经历他的人生,寻绎他的思想,品味诗中的情愫。李教授运用通俗、

平实而又幽默的语言来谈古诗词,让老师们很快爱上了古诗词,爱上了诗人,也对中华古诗词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我是呼和浩特市教研室小学语文教研员,我们工作室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全市小学语文教师提高教学质量。面对古诗文教学的新政策要求,起初我对此心中无数。怎么办?我想到请教我的老师李淑章。于是,这几年对小学语文教师进行系统培训时,开课第一讲必定是李老师的专题讲座。

呼和浩特市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于2013年组建,这些年来,我们的团队在李淑章教授的引领下,从青涩走向了成熟。一路走来,李教授一直在“敲打”我们:“你们离

名师还太远呢,一定要好好学习与积累。”后来,“淑章谈古诗词”就成为我们团队必读必学的内容。从对诗人与诗文全面的了解开始,我们边读边向李教授请教:如何准确解读教材中的古诗文,如何用生动的语言讲述诗人的故事,如何和学生一道阅读古诗文,等等。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教研室曾经组织全市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团队汇编《古诗词文言文》(1~3年级)《古诗词文言文》(4~6年级)各一本。这两本汇编集对统编教科书当中所有的古诗词、文言文进行了集结整合。为了使教师、学生、家长都读懂这套汇编集,我们在每篇古诗文后面都加入了“学习指导”板块。在撰写这套汇编集时,

我们遇到了好多难题,我们向《北方新报》的“淑章谈古诗词”求教,同时登门向李教授求教。于是,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点:我们对一些词语与诗文的解释,采纳了李教授的意见,并在书中注明来源于李教授的作品。我们深深感谢李教授把“淑章谈古诗词”无偿提供给了我们团队。

《北方新报》的“淑章谈古诗词”栏目,是李淑章教授古诗词研究的丰硕成果,折射出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更彰显了他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关注。以李淑章教授为榜样,让我们在从教之路上有所增益、学有范本、行有力量。

文/张颖慧